

21.10

隆昌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辑



政协隆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六月

纪念

—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

—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前　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本辑特选载《毛主席来隆昌的一次视察》、《隆昌同盟会员与国民革命》、《见微知著》、《隆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篇章以为纪念和献礼。《毛主席来隆昌视察》一文，详细记述了1958年毛主席不辞辛劳、冒雨视察隆昌气矿碳黑生产的情况，展现了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入生产，深入实践，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高贵品格。他不耻下问的领导作风，给人以莫大的启示和教育。他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教导，使我们永远难忘。《见微知著》一文，记述了五十年代初，隆昌县党政领导干部为巩固新生红色政权舍死忘生、艰苦创业的史实和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严于律己、法纪严明、关心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隆昌同盟会员与国民革命》一文，翔实地记载了隆昌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思想状况，事件的演变、过渡，直至隆昌辛亥独立、反袁斗争的整个历程。介绍了隆昌同盟会员黄复生、张培爵、黄金鳌、郭蔚华、程泽湘等人在这一重大历史时期中的贡献。《隆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记述了私营工商业者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中的概貌，显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的伟大胜利。

2640116

本辑凡二十三篇，八万字，刊载有政治、工农业生产、文教卫生事业、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四篇属地方较有价值的资料，另外十九篇均属五十年代的三亲史料。我们本着存真求是，拾遗补缺原则，反复研究查证，力求翔实，以存信史。但有的史实，因时隔几十年，撰稿人回忆起来，难免有些出入，敬请知情人补充、订正。我们水平有限，编辑中难免有谬误或不足之处，敬请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

编者

1991年5月24日

目 录

毛主席来隆昌的一次视察	冯志荣	(1)
隆昌同盟会员与国民革命	蓝庭鸿	(6)
见微知著		
——五十年代初隆昌党政领导作风的回顾……		
.....许祖辉 余盛渊 艾世承	(18)	
钟朗煌事略	高 鲁	(34)
记农艺师郭一同志的一生	蓝家灿	(37)
隆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纪略	喻智渊	(43)
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薛国庆	(52)
共产党育我成长		
——忆“一干班”二、三事 邬光琴 (56)		
隆昌煤炭生产	郑 科	(60)
隆昌县糖业史略	蓝鸿章	(65)
修筑成渝铁路始末	罗玉芳 陈能姚	(69)
试探隆昌森林资源的史况	罗洪林	(76)
经办隆昌县牧鸭生产合作社的回顾	蓝家灿	(82)
隆昌养猪史初折	冯志荣	(85)
我对隆昌县渔会始末的回忆	黄汉昭	(88)
排除政治干扰 苦办育才园地		
前乡师校长喻铭勋口述 陈能姚 罗玉芳笔记	(100)	

- “六腊战争”点滴 林贵华 (107)
解放前隆昌县成立西医公会情况 谢伯炉 (110)
建国后隆昌集体卫生机构的建立 林贵华 (112)
隆昌县财政工作的艰难起步 张云峰 (117)
民国时期货币贬值的一份实录 戴 焘 (121)
隆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曾令文 (126)
国宝——隆昌铁陨石 张培宗 (130)

毛主席来隆昌的一次视察

冯志荣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刚结束，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从成都来到隆昌圣灯山气矿视察碳黑生产。虽时过三十多年，这事在全县人民中仍广为传诵。但具体情况，有关资料亦罕涉及，缺而未载，为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诚挚缅怀，弘扬我党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产、深入实践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据所得资料，作如下记述。

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的一天，县里接到上级的通知，不日，将有中央领导同志来隆昌视察碳黑生产。具体时间，哪一位中央领导来，未予详告。县领导对此极为重视，及时作了安全、接待部署。因时值春耕生产，仍到区乡，未留专人候接。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一列从成都方向驶来的专列，徐徐进入隆昌车站停下，中央领导一行人下车后，步入站室作片刻休息，为消除旅途疲劳，出站外花园漫步，同时等来车前往圣灯山气矿。

来的中央领导同志中，有一位身材魁伟，面目慈祥，神采奕奕的人正漫步前行，这时，却被附近一红领巾少先队员抢先发现，叫着：“看！那是毛主席！”他这一声呼叫，如同

带有强大电磁力的声波，把周围群众的注意力，很快吸引了过来，不约而同地说：“啊！果真是我们亿万人民所敬仰的毛主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干警，及时地采取了安全措施，可是，人民敬仰自己的主席，主席热爱自己的人民，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了。有的群众上前向毛主席问好、握手。这时，做安全保卫工作的城关派出所陈永彬同志，也激动得情不自禁地向毛主席致敬、问候，还握了手。事后，以“忘了自身任务”受到组织上的批评，还写了书面检讨。

县委办公室接到电话，得知毛主席来隆昌视察碳黑生产已到了车站，因只带了一辆坐车，需要县里派车接送其他随行同志。当时，县里没配小车，只得与气矿联系，气矿唯一的美式小吉普又不在家，后来只来了一辆便车，把与毛主席同行的其他同志接到气矿。同时从电话上急告在胡家区的县委书记李金铭，要他立即赶到气矿。

这次陪同毛主席视察的有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领导。随行的有中央新闻摄影师侯波等同志。此外，气矿党委书记安增彬，矿长刘选伍，县委书记李金铭等同志相随，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一行到达圣灯山气矿是下午六点四十分，天下着雨，刮着风，车刚在气矿招待所停下，最先认出毛主席的王大芬、谢奉霞和林国浓飞快地跑到招待所，毛主席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并叫他们进屋坐。当王大芬向毛主席问好后，毛主席说：“你们好！你们的厂房在哪里？”林国浓汇报道：“在一公里以外。”

毛主席没有休息，起身就到槽黑车间去参观。毛主席叫

刘选伍同他坐在一个汽车上。路上，毛主席问道：“瓦斯里含有什么成分？”刘选伍汇报说：“天然气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含有少量的硫化氢。”毛主席说：“还有氯吧！”刘选伍答：“有，我们正要把天然气合成石油。”

毛主席点了点头又问：“天然气合成汽油要去掉哪些成分？”刘选伍汇报说：“主要去掉硫化氢和氮等成分。”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

汽车开始上坡了，毛主席看见山上矗立的井架，又关切地问：“这是井架吧？”刘选伍汇报说：“这是正在打钻的井，生产天然气的井也在这山上边。”

汽车到了槽黑车间，毛主席向车间走去，李井泉同志向车间副主任梁锡远说：“毛主席来看碳黑生产，你来介绍吧！”

毛主席到定压储气桶处，听着梁锡远同志汇报，当听到天然气中的硫化氢通过脱硫塔被脱出时，毛主席关心地问：

“脱出来的硫化氢到什么地方去了？”梁锡远汇报说：“硫化氢从再生塔排出，随空气跑掉了。”

毛主席走到生产碳黑的火房前面，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的一个小门，毛主席弯下腰，观察火房里面的燃烧情况，因为风很大，下着雨，看不清楚，梁锡远又陪毛主席转到最后的二十一号火房小门前，这里背风，可以清楚地看到排列着的火咀喷射着黄色的火焰。

毛主席高兴地笑起来。这是在露天，毛主席不顾风雨，索性蹲了下来，聚精会神地观察起来，一边看，一边仔细地问着天然气管装置的情况，毛主席指着火咀问：“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咀？”梁锡远汇报说：“按照设计是一千七百二

十八个。”毛主席赞许地微笑着。

毛主席发现，槽铁没有象梁锡远说的那样来回移动，便问：“怎么没有看到槽铁走动？”梁锡远汇报说：“槽铁走动非常慢，十分钟只走一公尺八多，不容易看出来。”毛主席听了点头说：“好！好！”

毛主席专注地听了梁锡远的汇报，又关心地问：“碳黑年产多少？”梁锡远汇报说：“现在年产一千多吨。”毛主席笑嘻嘻地点头说：“好！”

毛主席一直蹲着，这时才慢慢地站起来，回过头来问一起来视察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老柯！老柯！”当柯庆施同志走近他的身边的时候，毛主席问：“你看到没有？你认为怎么样？”柯庆施说：“看到了。和自流井烧盐一样，用天然气热能烧盐。这里的热能没有利用起来。”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自贡的天然气烧盐，跑掉了碳黑。”

七点二十分，天已擦黑，风刮得更紧，雨也下得更大，毛主席的衣帽已被打湿，他还想去看远山上的气井，李井泉和柯庆施同志都劝他走，毛主席同意了。

毛主席一边走，一边问：“这个矿是不是外国设计的？”梁锡远汇报说：“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的。”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

毛主席还问：“气矿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刘选伍汇报说：“是一九五三年建成的。”他还报告毛主席，今年还准备试制一种新产品——高耐磨油机碳黑。毛主席听了点着头，微笑着说：“很好！”

毛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碳黑生产，据说是他老人家生前唯

一视察过的全国石油单位，虽说时隔三十多年，其情景使人记忆犹新，他给隆昌人民和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一个很大的启迪和鼓舞。他平易近人地与职工握手交谈，象一股股幸福的暖流，浸润着人们的心田，他不辞辛苦，深入基层，到生产车间，冒着风雨，蹲在几百度高温的火房面前，了解碳黑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不耻下问的领导作风，给人以莫大的启示和教育。他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教导，使我们永远不忘。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隆昌视察碳黑生产，惊动而窄，接待甚简，这一优良作风，值得永远保持和发扬。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四日

隆昌同盟会员与国民革命

蓝庭鸿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孙中山为了挽救中华，创建民国，首倡革命，开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纪元。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将“兴中会”、“日知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改组为中国同盟会，制订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从此，中国同盟会便成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

隆昌籍的同盟会员黄复生、陈道循、张培爵、黄金鳌、黄万里、郭蔚华等人，对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四川成都、重庆、泸州、内江、隆昌的起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发展同盟会员

1983年《四川地方志通讯》第二期载：1905年至1906年，在日本东京的川籍的同盟会员共有127人，其中由黄复生主盟吸收的为71人（包括富顺、新都、巴县、彭县、渠县、荣

县、泸州、江津、峨眉、永宁（叙永）、铜梁、仁寿、资州（资中）、永川、嘉定（乐山）、井研、新津、德阳、成都、华阳（双流）、重庆、合江、内江、青神、简阳、忠州（忠县）等26个州县），占川籍同盟会员总数的55.9%。

1906年冬，黄复生与熊克武、谢奉琦回到四川后，便在成都建立同盟会支部，吸收了成都部分优秀分子为同盟会员，同时，还在一些州县组建同盟会的组织。1907年夏，黄复生、余英、熊克武、谢奉琦在泸州设立同盟会机关，谢奉琦在富顺建立同盟会分部，李宅在西昌组织同盟会，直到1911年，四川多数地区都有同盟会的革命活动，57州县起义成功。

隆昌籍的同盟会员到底有多少？现在既无册籍可依，又无完整的史料可查，只有凭现有的资料进行清理。民国25年《隆昌县志》载：“隆昌同盟会员十之有九。”笔者在整理本文时，查阅了民国25年《隆昌县志》、1989年新编《隆昌县志·人物篇》（修改稿）、《隆昌文史资料选辑》一至四辑、《隆昌云顶寨史料》、1983年《四川地方志通讯》、《四川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等书刊。现已查出隆昌籍同盟会员共有29人（肯定还有遗漏），比民国25年《隆昌县志》记的19人多了10人。

县人在日本东京最先加入同盟会的有6人。黄复生（黄树中）于1905年7月14日，在日本东京由孙中山介绍最先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8月20日，有陈潭、黄子君入盟；8月23日，有郭蔚华（郭成炆）加入；同年秋，陈道循（陈伯珩）被吸收为盟员；10月5日，又有孙韬加入。

1905年夏，黄金鳌（黄肃方）从日本警监学校提前回到

上海，同年秋，黄万里（黄容九）同时由四川赴上海为川南公社采购图书，当时在东京的陈道循以“二黄”胆识过人，革命思想坚定，便同黄复生商量，一面致电黄金鳌、黄万里，叫他俩在上海等候，一面又由孙中山指派吴鼎昌从东京赶赴至上海，介绍黄金鳌、黄万里加入同盟会。不久，孙中山又令陈道循迅速从东京赶达上海，随同黄金鳌、黄万里回川进行革命活动，三人抵县后，又先后介绍黄昌士（黄志仁）、文显模（文鸿模）、程钟汉（程泽湘）、陈祖麾（陈舜五）、薛国珊（薛瀛海）、李品宜、古鉴、郑銮、刘尚、曾省斋等10人加入同盟会。1906年春，黄金鳌赴成都任叙属公立中学监学。黄金鳌以监学为掩护，暗地进行革命活动，先后介绍了百余入加入同盟会，其中属隆昌籍的有张培爵（张列五）、曾昭鲁（曾伯恩）、李士荣、薛道扬、喻渊藻等5人。

此外，入盟时间不详或介绍人不清还有黄金榕（又名黄泽卿，由黄复生介绍）、戴福成（戴禄）、薛立身（又名薛慎修，1908年入盟）、令狐冰清、吴蔚宗、刘益斋等6人。

在县外的主要革命活动

1904年秋，县人陈道循以县中公费派往日本留学，攻读于宏文学院。是年冬，黄复生得到川南公社同人的帮助，相继东渡日本留学。黄复生到达日本后，在陈道循的倡议下，与陈道循共约集7人，组织了以反对清廷腐败，推翻清政府为宗旨的革命团体。1905年7月30日，黄复生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召开的成立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同盟会成立后，

黄复生任同盟会评议部议员以及四川同盟分会主盟职务，1906年选为四川同盟分会长。1905年秋，黄复生在主持四川盟务时，便与陈道循、邓亚珍等人，共商了如何开展四川革命活动的具体步骤。1906年，郭蔚华在日本时，便与屏山邓亚珍、富顺雷铁岩创办了《鹃声》杂志，鼓吹革命。1905年秋，孙中山又派陈道循、黄金鳌、黄万里从上海携带《革命方略》、符号、书籍回川发动革命。这是中国同盟会员第一次被派回四川，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种籽传播到川之始，涪州（涪陵）李鸿钧称：“隆昌可为川中革命发源地也！”

1906年冬，孙中山又派黄复生回川。黄复生回川后，由黄金鳌介绍至成都华阳中学作翻译。二人借机进行革命活动。

1907年夏，孙中山在日本又派井研熊克武、泸州杨兆蓉回川督促余英在泸州的起义工作。但熊、杨二人的建议，余英多不予采纳。此时，黄金鳌以黄万里为余所敬仰，决定由黄万里前去作余英的工作，推动了泸州的起义。

泸州起义前夕，黄复生、黄金鳌、张培爵、熊克武、黄字林、余英等30余人在成都草堂寺开会，讨论了成都、叙府（宜宾）、泸州的起义问题。会议决定由大家分头去发动，拟在端午节那天（公历6月15日），在成都发动起义，叙府、泸州响应。后因成都起义的准备工作不足，再改为秋后举行。草堂寺会议后，黄复生、黄金鳌、熊克武一同抵达泸州，策划了泸州、永宁（叙永）起义，并与余英、余切、谢奉琦、廖腾霄等人，联络在泸的诸会党人，秘密联络盐务巡防军，请他们支持帮助。当时计划组织四万人的起义队伍，听候

起义。结果，事泄未成。在此期间，黄复生、熊克武、税钟麟、杨兆蓉、杨维等，没有参加泸州的起义，却被富顺易长桥邀至永宁兴隆场黄鹿生家，以办黄氏家族学校为名，由杨莘友出白银，暗地进行制造炸药的革命活动。有一次，在将炸药装入瓶内时，因为不慎，引起爆炸，黄复生面部和左手拇指受重伤，经由税钟麟急救，人虽未死，但左眼残废了。

泸州起义失败后，泸州革命首领余英于1907年冬退来隆昌，与黄金鳌、郭蔚华、曾省斋、谢奉琦等集会于隆昌，大家认为成都、泸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叙府为响应成都起义，已经有所准备，决定重振旗鼓，在叙府、隆昌两地，同时再举行起义。1908年1月14日，由曾省斋前往叙府，说服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县幕詹树堂，共同发动堂勇起义。此时，因某团首怕死而自首告密，叙府知府宋联奎捕杀了刘、詹二人，起义领导人谢奉琦也被叛徒出卖而被害。隆昌郭蔚华等人，组织的夺枪起义一事，也同时失败。

1908年2月，熊克武、余英、郭蔚华等人，又在隆昌召开第二次会议，总结了四川几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不能单靠新军巡防营和会党来发动起义，同盟会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作为起义的先锋和主力军，决定派熊克武赴日本购买枪支弹药，充实武装力量。

隆昌夺枪起义失败后，县内捉拿革命党人的风声日紧。黄金鳌于1908年夏出走爪哇（今马来西亚），任日惹小学教员，泗水《汉文新报》编辑。黄金鳌出走后，陈道循、黄万里、张培爵等人，为四川的革命，八方奔走，辛劳不辞。

1909年夏，黄复生、喻培伦、但懋辛、曹冲澍，把试制成功的安全炸药，暗地带往汉口，谋炸死清廷重臣端方，后

因被人泄密，端方改行水路，谋炸计划落了空。同年秋，黄复生、喻培伦再由日本转回北京，并与但怒刚、黎仲实、汪精卫、陈碧君等6人，组织暗杀机关，同年冬，他们在北京的琉璃厂大街开设“守贞”照相馆，以此为掩护，暗地进行谋杀清廷重臣的准备工作。起初计划谋炸贝勒载洵、载涛，然后再谋炸庆亲王奕劻，两次计划均没成功。最后又决定谋炸摄政王载沣，但仍遭失败。事败后，黄复生、汪精卫于1910年4月14日被捕入狱，判处长期监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黄、汪二人获释。黄复生出狱后，辗转京、津、沪各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10年，张培爵由叙州中学转移到重庆中学任监学，当时，同盟会员杨庶堪也在该校任监学。由于二人合作有力，重庆中学又成为了革命党人秘密联络的机关。1911年5月，张培爵、杨庶堪与黄昌士、陈道循及在渝的革命党人，共同商讨了重庆的起义问题。

1911年，黄金鳌自爪哇回到上海，便与熊克武各出资千元，邀请川籍同志到上海，研究筹建蜀军问题。组建军队，首在筹措经费，黄金鳌多方奔走，几经周折，终于得到在沪蜀商童子钧、贾应权的支持，他们将保管的有价证券蓝格志股票170余万元交出，抵作25万元。于1912年1月与日本大仓洋行购买俄式步枪两千支，子弹两百万发，机关枪12挺。从而充实了蜀军的武器装备。蜀军政府成立后，黄金鳌先后任蜀军政府总务处长、巡按使，川东宣慰使等职。

1911年6月，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8月，成都开始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暴遍及全川。9月25日，荣县人民在吴玉章、王天杰的领导下，起义成功，开创